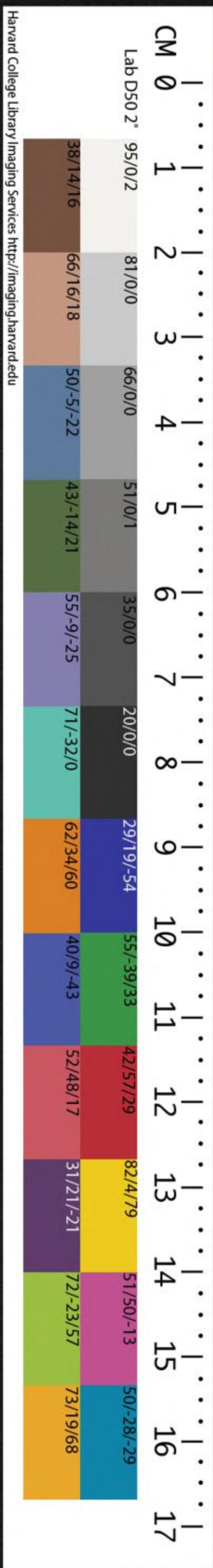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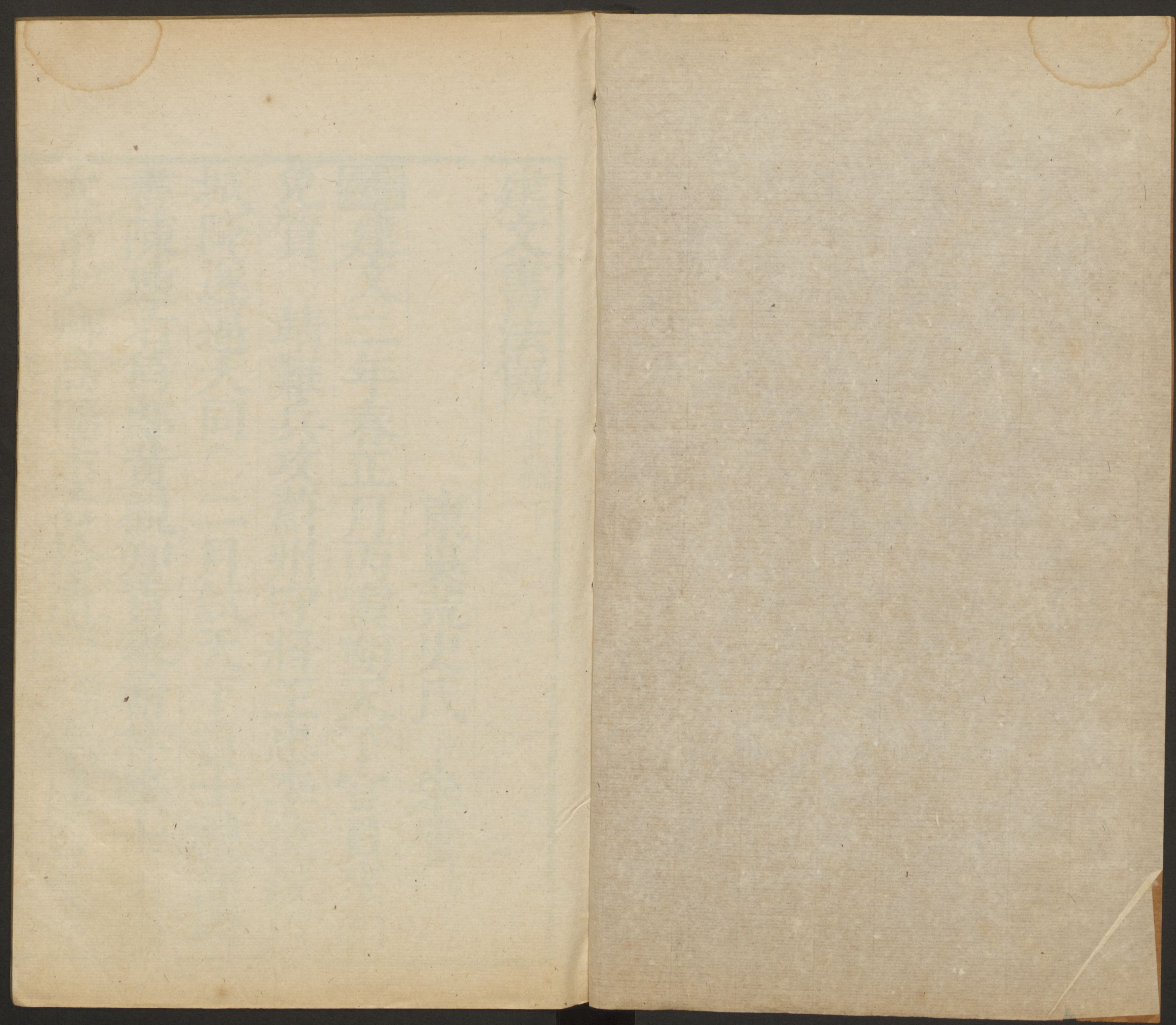


T 2722/2962

3





建文書法儼

正編下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朱吳氏藏

東吳荒史氏

臣

朱鷺

原名家棟

庫建文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官員來朝

免賀○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叛以

城降遂逼大同○二月試天下貢士禮部尙

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貢舉翰林學士董倫

太常少卿高遜志右拾遺係增置額朱逢吉等充

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吉士監試

時貢舉官奏南士輕剽不

可當大專欲觴重北御史高翔侍講方孝孺疏辨僞湯立賢無方歷舉南方人季札子游徐穉魏徵陸贄張九齡杜衍范仲淹等實之上淡以爲然詔如故按**昔觀**貴池人字瀾伯一字尚賓初從父贅姓許既長受學元黃嗶嗶死節觀益自砥礪嘗築翠微書舍勵業其中洪武二十四年會廷試俱第一授官翰林復黃姓累陞今官文皇來索齊黃兩人觀艸答詔極其詆斥四年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大哭已謂左右曰吾內必死矣妻翁有志節知其不辱也招覓葬之江上妻姓未詳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夫

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索釵釧出市酒肴夫人急攜二女并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矣觀喜曰信猶至李陽河聞上崩乃復大慟圖自盡會朝使者來召觀給之曰新朝有命敢不朝服拜東向哭且拜躍投湍流中或曰羅刹磯下舟人急鉤之得其冠以獻文皇命束芻象觀取冠冠之而判于市購其屍不可得籍其家并逮姻黨若干人洪熙初得釋柯暹爲傳其事正統時縣令龔守愚于觀故址祠祀之**王度**字子中歸善人少力學通經史能文以明經儒士薦起家爲山東道監察御史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與調兵食東昌之捷用度密陳便宜方孝孺嘗與書誓死社稷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

孫夷其族卒
年四十七
詔均江浙賦人得官戶部
詔曰

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
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

頑民耳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
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

松人仍
任戶部
改都察院為御史府革十三道置察

院一
院與刑部分治今賴宗廟神靈刑獄頗

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糾貪殘
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務忠厚以底治

平其省御史員
定為二十八人
改景清為御史大夫
以戴

德彝為左拾遺
按戴德彝本監察御史以省
員改是命德彝初登洪武甲

戊榜第三人為翰林編修陞侍讀改御史靖
難兵起多佐方黃議革命日同孝孺死之

以黃觀為禮部侍中
係增
掌尚寶司事
湖

廣左參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遼東
書大

略言帝堯之德始于親睦九族今當務惇睦
不宜加兵自翦其輔枝葉盡而本根撥矣

韃靼可汗坤帖木兒瓦刺王猛哥帖木兒款

北平
○李景隆援大同
○靖難兵還北平

景隆遺燕書

請息兵也時北兵攻大同急景隆因遺書北平不報

自居庸關還北平不得戰內兵凍死甚眾景隆因遺書北平不報

保定知府

雜僉叛降燕○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策

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

制言繇親逮疏篤邇

舉遠百王之所同也堯舜之時黎民於變時雍矣以親則有象之傲以臣則有共鯨之兇將聖人之化有所弗及與抑性惡之人不任受化與朕何修而可底順治刑措不用與俗何以比屋封克追隆古熙皞之世也賜胡靖王良李貫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靖良貫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楊榮楊溥授編修金幼孜

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濬授給事中皆知名士餘以次授官備得人勲名顯永樂後者甚眾靖初名廣對策親藩陸梁人心不搖擢第一且曰胡豈可廣乎賜更名靖或曰廷對策良最優將首之以兒不揚易靖按字敬止吉水人元年江西發解第一明年舉禮部官翰林死節詳後陳繼之莆田人既授戶科給事言江南僧道多腴田請人限五畝餘以賦民從之靖難兵起建白多不遜革命日不屈死之父秀母王謫戍甘肅道死子微仔妻姚女進奴京奴沒官第余翺等悉戍遠邊黃鉞字叔揚常熟人祖明德夢神授以鉞

因名以生員薦授宜章典史上改元舉湖廣鄉試明年成進士歷刑戶禮科給事申三年丁外艱出京方孝孺就問曰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北兵日南我未知所底也鉞對曰三郡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藩籬以借敵也其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獨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顧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治郡之良才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歎泣以死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後繼**定乙榜舉人署教格舉善死詳四年姚善下**

隸乙榜者署教諭訓導給俸三年入禮部試試中計所教人得中鄉試就進士出身資格加陞一級否從本級其下第而所教人中鄉試者與實授九年通考黜陟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諸武弁叛走燕**者聽者居不得職者若干人一時大邈走北平北平盡復其官

武弁叛走小論曰人主之意嚮下所環而應也捷于鼉轉神于鷓化得其然而莫識其所以然夫

高皇帝起布衣濠上奮一劍成帝業專意右武而當日干城爪牙輻輳歸命爭效死力以集事勲名爛焉方是時左班不得

望幸澤而亦無短長可效不過定制
修誥章兢兢奉

上旨而已及至

建文皇帝注思講學恬武競文縉紳親而介
胄疏于是翰苑有錫謚尚書登一品四
稔之間氣若移焉而文臣莫不踴躍致
身趨死如歸其凜凜著亢節者亾慮彌
百數蓋振古一創見而武臣率懷攜貳
叛附接踵其臨陣生心其為虜縛者多
至千人皆身為將帥都督指揮者也砥
柱積流增國壯烈自魏公輝祖父子暨
謝公貴馬公宣朱公鑑外幾何人哉噫
兩朝相及曾不甚遼一何文武離合之
異也豈非上所化哉故夫人主治天下

德澤威嚴格之或不足意嚮
移之而有餘矣臣鷺謹識

夏四月○景隆兵次德州郭英等兵次真定

約合兵攻北平也

增置諸藩賓輔各一員○靖難兵

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都督平安斬

其將陳亨奔靖難兵復戰內師大敗都指揮

瞿能俞通淵滕聚力戰死之魏國公輝祖殿

軍還

辛丑

文皇率眾渡馬駒橋南駐武清

癸丑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平安先至白

溝河郭英吳傑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于
白溝河 文皇進至固安乙卯營中大雨平
地水溪二尺坐交牀以待旦巳未遂渡白溝
先是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合戰互有勝負
燕屢却會都指揮何清被執方暝遂收兵還
營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
白溝藏火器一窠鋒揣馬丹地中人馬遇之
輒爛 文皇夜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
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
而北庠申 文皇率衆渡河胡騎三百叛降
燕燕胡騎指揮省吉盡掩殺之是日景隆諸
軍進戰破燕後軍房寬狼狽平安善鎗刀
斬燕陳亨大將也巳而高煦帥精騎數千合
文皇接戰兩軍相持都指揮瞿能引其子及

精兵萬餘人奮躍而前大呼滅燕斬百餘騎
景隆遂麾諸兵乘敵後 文皇見張玉朱能
丘福陣動又望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我後
矣急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彼衆我寡柰
何宜退就玉軍可以并力景隆等呼噪益進
矢石俱發注如雨殺傷甚衆 文皇馬三易
三被創矢三服都盡乃持劔奮擊劔又缺折
稍却馬瞿能幾及之 文皇急走隄登高處
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
隄 文皇遽率衆馳入陣陣動會旋風忽起
折我大將旗內軍大亂崩轂如雷瞿能父子
力戰死兪通淵滕聚等皆死 文皇因命乘
風縱火燔諸營聯河者於是郭英等潰而西
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畜萬萬計所被殺

溺死者二十萬餘人 文皇又追至月樣橋
降十萬餘人 景隆單騎走德州 初景隆在師
中 上遣中官賜璽書斧鉞渡江 忽大風雨
暴作舟破盡沈 諸江夏四月復賜之 至是復
盡景隆素專恣紀律不嚴 號令煩數 議者以
為將非其人 天之不假易耳 白溝暴骨如莽
過者悲焉 是役也 輝祖承 上命濟師來殿
獨得全軍以還 按瞿能 不知何許人 一本瞿
通子 驍勇有名 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從
涼國公擊西番有功 又為副總兵 從聶緯討
建昌叛酋 月魯帖木兒 又副涼國公破賊雙
狼塞 白溝之役 能為裨將 諸將多狼狽 走能
獨父子死戰 并精兵萬餘人 皆死之 俞通淵
廷玉子 通海 通源 弟 屢功 封越雋侯 坐累奪

侯 建文元年 召見壯之 曰 老將也 授豹韜衛
指揮 使充偏將 禦北兵 敢戰有功 白溝之役
死之 勅葬聚寶山 子靖襲爵 二年卒 靖難後
家人懼禍 不敢言 襲替事 一時將校 失世官
若此者 不勝紀矣 靖難兵攻德州 〇五月景
隆聚 陸涼衛指揮

隆奔濟南靖難兵入德州轉掠濟陽儒學教

諭王省死之 文皇遣將攻德州 景隆度敗餘
不支 奔濟南 遂失德州 并軍餉

百萬數 燕游兵掠濟陽 執教諭王省 省從容
引諭詞 氣慷慨 眾舍省 省歸坐明倫堂 伐鼓
集諸生 謂曰 此堂名明倫 今日君臣之義 迫
矣 敢苟活 遂大哭 諸生亦哭 省以頭觸柱 立

死諸生歔噓歎泣不能出戶按**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親試稱旨當殊擢堅乞便養得浮梁教諭歷艱轉濟陽死節時其女靜適卽墨周簿聞靖難兵入濟陽量父必死節預遣人求父遺骸竟得之以歸葬省子禎通判夔州亦抗節死賊中其後有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茂名人學行俱優善造就諸士革命日詔至思賢堅臥不出迎頃之召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珪****鄒君默****曾廷瑞****呂賢**謂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從容設舊君位哭臨如禮遂見執思賢暨六生至京師死之或曰中道自死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王省陳思賢贊

曰世謂方正學死節亢

出諸公上或嫌過激播毒千人皆非也身受隆遇所自樹曾不足報萬一而亂亾在目莫知救抑有助焉此詎一死可塞責者卽狗九族波及交游夫亦何亢之與有如練公子寧鐵公鉉暴公昭陳公迪十數輩其烈烈而死真亢出諸公上已然猶曰臚仕也厚任也獨怪王公省陳公思賢薄坐廣文之羶輕無城社之寄繩大義者亦何暇毛瑣以及二公而二公從容論諭孚格生徒一觸柱以糜軀一哭位而就縛直區區求不負朝廷豢養已哉隱忍苟活畱憾在心彼必去此而後快而何計乎任之厚薄與夫

義之緩急歟殆盡性至命之學力也儻亦

建文天子敦尚禮樂廣厲教化之效歟其時曾不盈四稔一何漸洽之深也意

高皇帝鼓舞豪傑有素畜厚而騰茂歟夫

建文寬慈撫世而福祚不終幾為後世姍

笑獨其人心懷戴殉節爭先勃出一時

標貞千載建文若增而重焉烏呼亦

既食其報

矣鷺識

督餉山東叅政鐵鉉叅軍高巍自臨邑還守

濟南○靖難兵攻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

被圍鉉魏及統兵盛庸力禦却之

景隆之奔濟南也魏

鉉隨之次臨邑感一時城堡望風奔潰方對

酌端午慷慨涕泣以死自誓相期協守濟南

以須後援遂趨入募兵并集潰亾士卒景隆

自德州往就鐵鉉丁丑文皇率眾趨濟南

巳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入城文皇遂

圍城疾攻之鉉魏等悉力防禦大挫燕眾

文皇射書招降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

論答射請罷兵辛巳文皇命其下隄水灌

城中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

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

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命又請退兵十里

無驚恐城中時文皇在軍逾年往來戰守

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郡縣旋
 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得濟南欲降情大喜
 謂所親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即
 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可矣遂
 慰勞千人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驩呼萬歲
 鐵公則懸鐵版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
 文皇入城時呼千歲即下鐵版拔橋計定乃
 遣人請入撫諭 文皇遂乘肩輿張蓋率勁
 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時守埤者候下呼聲
 即下版比入門門中遽呼千歲鐵版下稍急
 傷 文皇馬首而已 文皇急棄馬取從馬
 走至橋伏發斷橋橋不可動 文皇得過
 橋大驚怒疾合兵復圍城鐵公令守埤者毒
 罵 文皇攻益急鐵公隨機應敵與魏協謀

盛庸佐之夜則出劫戰晝則與諸同官竭智
 能禦守盡毀北兵攻具累敗之相持兩月而
 圍卒解鉉之功也高魏嘗僱鐵司馬忠孝兩
 全撰詩文以贈之按盛庸不知何許人靖難
 兵起充參將常從長興侯及曹國公出戰濟
 南之功封侯食祿千石代曹國公總兵東昌
 夾河殺燕兩大將四年累戰敗歸附 文皇
 文皇命守淮安改守山東即致仕有千戶王
 欽都御史陳瑛發庸私謂有異圖請誅庸遂
 削爵暴卒高賢寧濟陽學生受學于教諭王
 省時偶在濟南城中故為答論已被執至
 文皇曰作論秀才邪好人命官之固辭其友
 紀綱時為錦衣衛指揮倖用勸就職答曰子
 以軍旅發身余書生也食廩有年于義不可

綱言于上得遣歸
年九十七而卒

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遁歸

誅之○六月置資德院及官屬名員○更置

詹事府官○八百媳婦國入貢○遣尚寶司

丞李得成至燕軍諭罷兵濟南圍急子澄等計請和以怠燕得

成慷慨請行見文皇濟南城下文皇執

詞得齊黃乃解兵歸報以為辱命下獄尋釋

之按李得成涑水人父早亡母張以避兵溺

水死得成臥冰求之因塑父母像與妻事朝

夕甚謹洪武十九年縣舉孝廉為大官署丞

改太常歷尚寶司二十七年旌其門孝子學

士劉三吾為傳其事已歸事文皇歷陝西

左參政右布政數上言民間疾苦有惠聲

秋七月都督平安率兵次單家橋安欲分兵出御河奪

燕餉舟復德州知高燧出軍良鄉遂不敢進八月濟南圍解靖難

兵奔還北平庸鉉復德州陳旭遁去時濟南圍且三

月堅不能破文皇憤不憚僧道衍曰師老

矣于是解去鉉庸等乘勢奔之遂復德州勢

稍振朝廷以為終須承天門災詔求直言○

破滅燕耳不復為意

乙字庫災○改謹身殿為正心殿置學士一

人○改方孝孺為文學博士

翰林院增置額

九月梟

門成遂改題諸門

承天門災尋營建之落成尚書鄭賜請更易門名以

應天變孝孺乃考周制改承天門為皋門遂改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前門為路門

徵洪武中功勳誤廢者子孫錄用之○冬十

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置威武中衛募

壯士○城滄州○靖難兵復出襲破滄州徐

凱等被執

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屯德州而徐凱陶銘城滄州為犄角之勢

以困北平

文皇謂其下張玉曰德州城壁

堅牢大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急未得下獨

滄州新築凍土易敗出凱不意疾攻之可旦

暮得也乃佯言征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

直沽晝夜兼行抵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

倉卒收築具出戰敗績入城守燕兵攻破城

東北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許胡原

李英張傑將校百餘人皆被擒時降燕者數

萬人燕將譚淵夜

清遠衛卒羅義上書下義

殺降卒三千餘人

獄羅義言息兵講和事并錄上北平書言夷

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

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

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今殿下以藩

國敵朝廷即幸成猶不祥况萬難無一易哉
宜謹守燕土以善法周公書并上竟下獄革
命日 文皇出義獄中擢戶 賞濟南功○封
科給事中尋陞湖廣左叅政

盛庸歷城侯克平燕將軍陞鐵鉉山東左布

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仍叅贊軍務召景隆還

上以濟南完守賞鉉庸等誥封三代及銀幣
有差官軍姜貴等五十四人以次陞賞庸為
大將軍總兵官節制諸軍景隆召還赦不誅
黃子澄練子寧固請誅之不聽子澄拊膺歎
曰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罪有尚方 平燕將
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之句

軍庸左右副將軍陳暉平安叅將馬溥徐真

叅贊軍務鉉督諸兵北進○十一月庸襲靖

難兵後不克靖難兵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

名 滄州之破 文皇載降輜重順流而北身
自率眾循河行庸出兵襲其後不克 文

皇遂至臨清掠 十二月○靖難兵至汶上掠
大名縱燒軍餉

濟寧盛庸移營東昌靖難兵隨至東昌庸出

合戰大破之斬其將張玉靖難兵敗退屯館

陶 文皇之掠濟寧也庸鉉率兵躡其後營東昌遣先鋒孫霖營滑口而燕將朱營劉江

襲破霖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免乙卯 文皇至東昌庸背城而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

燕兵方恃屢勝直至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 文皇數重會平安兵

亦合庸益銳大戰斬其將張玉大將也燕騎往往有棄甲降者而朱能等率胡騎奮擊我

東北角於是西南漸薄 文皇易服奮躍馬以出燕兵為火器所乘大敗走庸軍復大呼

譟擒斬萬餘人燕兵遂北庸趣兵追之復擊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又敗步卒先走庸乘之

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是役也庸鉉聞燕兵且至先簡閱精銳勵眾誓師盛犒宴將士人

人思奮遂大勝燕出師以來未有是也當燕兵敗北時 文皇獨以一騎殿後適高煦領

指揮華聚等兵至獲庸部常指揮等數人而去靖難兵 既退駐館陶而庸遂飛檄 真

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 文皇歸路竟不及然燕大喪氣矣 文 國子助教

王紳卒 ○詔舉優通文學士以處士唐愚士

為翰林侍讀 上勅翰林臣方孝孺等集古初

亂昭鑒戒故有是詔時愚士寓孝孺為其子師以孝孺首薦立召翰林與孝孺俱領修書

事進講前漢書明年病卒詔給舟歸葬按**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少負奇志好學

性孝其父肅仕洪武中應奉翰林文字有文章名愚士得遊公卿間宋濂器之肅謫死臨濠愚士奉喪歸葬求父遺文雖荒郵殘僻畢纂不遺每有得輒哀誦聞者棘心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為文蔚瞻尤長詩翰嘗從景隆徧遊秦周燕薊間多紀詠詞旨超絕亦僑練達世故

以鄒瑾為大理寺右丞
按鄒瑾吉晚遇竟卒
 亦僑鄒公瑾或曰四川江津人洪武末薦至京起教諭遷監察御史王紳僞其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忠義其天性也革命日不屈死之男婦四百四十八名見教坊錄

辛 建文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有

事郊廟宴群臣賦詩頒示中外
寶方一尺六寸九分上

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 上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于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上行郊祀宿齋宮夕復感夢命工琢之至是慶成上且自謂天眷在茲而不知重寶名義已開鼎革之兆永昌永字 默應永樂僞矣

歷成侯庸來獻東昌之捷

靖難兵還北平
文皇歸恥東昌之敗道衍曰前固已言之師行必克

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 **工部** 朱能力勸整兵前進遂召募勇敢士

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

按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或云

德清以老人言事洪武中授試河南參政進工部尚書魁梧質誠大祖呼為嚴老實而

不名出使龍州修桂林靈渠論兩廣鹽法嘗監軍安南得玉帶一金戒指二不欲距夷情

也以獻上同事御史誣論之太祖黜御史而賜震直田宅世復其家靖難兵起督餉齊

魯間兵敗被執後復為工部使安南密囑訪建文上遇于雲南道中相對而哭上曰何

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死驛亭

享廟小論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建文四年間將亦有蒸嘗禘祫歲舉時舉之

禮而遺編落落無攷僅出征告捷兩書假廟豈以彬彬禮文之主而忽鬼神

廢不享與亾其遭革除後逸而不收者多與祀且不詳矧又其他也臣鷺謹識

召復齊太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二月靖

難兵出至保定

自此計不復退矣

○歷城侯庸駐兵

德州

將攻北平也約吳傑平安出真定刻日同發

加禮部尚書陳

迪太子少保調太理少卿汪善聞良輔河南

湖廣肅政

係增改名額

按察司副使

附性祥符人歷

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二年問燕國人罪從末
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謁岳鄂王墓誓曰
苟愧武穆非人也聞變大慟有詔召良良集
臬司諸印于私第方躊躇妻問之良曰我分
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為男
子乃為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欲獻置
池旁自投池死良媿妻畢即列薪于戶付遺
囑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或曰託
諸汴商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 文皇曰
死本良分朝廷印信毀不得徙其家于邊台
人陳璲私識良死事輒為流涕正德中浙江
按察使梁材提學使劉瑞祠祀良 **李文敏** 山
西蔚州人監生為監察御史陞 **以鎮江知府**
四川按察使永樂初以奸論死

薛崑左補闕胡閏為大理左右少卿

鄉人慄

慨有辯才常使燕散詔諭勸 文皇旋師永
樂中使安南至芹站伏菽被虜死 **胡閏** 字松
友鄱陽人博學敦行 高皇帝征陳友諒至
鄱陽見吳芮祠壁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
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問得閏立
召見里儒生也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繼
事 上以直諒知名遷右補闕進今職數預
齊黃軍國議革命日不屈死之籍其家妻汪
女郡奴見教坊錄子傳道廣圭論死傳慶傳
福謫戍郡奴爨墨汚面誓不辱二十一年釋
歸無依鄉人競遺之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
日饒足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鄉人私謚曰

貞姑嘉靖初三月庸及靖難兵大戰夾河斬
邵銳祠祀閏

其將譚淵再戰風沙大起庸敗走德州都指

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力戰死之辛未庸兵至單家橋

巴卯營于夾河辛巳文皇率眾至夾河庸結陣甚堅

弩戟盾固匝不可動乃退庸出千騎追襲

文皇文皇復率萬騎步兵半之薄庸陣陣終

不可動文皇命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而其大將譚淵出兵會擊自中軍來庸因麾

諸軍莊得等力戰遂斬淵及其部下指麾董

真保等燕小卻文皇更以勁騎掩庸陣後

朱能張武等從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

鐵襪相牽不能先後亦小卻莊得楚智皂旗

張等皆陷陣以死是夕戰酣迫暮各斂兵入

營文皇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旦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士相顧遲疑不敢發一

矢以上諭旨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也文皇既還營復嚴陣約戰軍我東北庸軍西南

自辰合戰至未互勝負屢進屢退將士皆疲各少息頃之復起戰相持不進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空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只尺燕兵大呼乘風縱擊庸軍大敗蹂踐死者無算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力走得脫遂還保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搥金銀鈿器錦繡衣袍

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遺燕獲庸等有
浩歎而已按**莊得**一本作德洪武末為西涼
都指揮召至北平為燕兵右翼出塞有功
上元年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獨
全盛庸之斬譚淵也得與力焉**楚智**驍將也
洪武中數從宋國公涼國公出塞有功陞都
指揮使使北平尋召入京從曹國公統騎卒
夾河之役與莊得等俱力戰以死或曰智被
執不屈死**皂旗張**者不知其名以都指揮充
偏將力挽千斤每遇靖難兵戰輒揮皂旗先
登軍中呼為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
夾河力戰死殭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夾河風沙小論

又佐敗焉于人為亂命于天為下石天

人搆厄其可振乎國之亾也其何
日之有審是齊黃可無咎也鷺識

真定諸將平安等及靖難兵戰于單家橋敗

績閏三月戰藁城敗績

三月癸未平安等率師駐單家橋甲申與

文皇大戰擒其將薛祿祿逸去復戰陳暉不
相援安敗初安與吳傑約合兵盛庸協戰比
出真定聞庸敗又燕散遣健兒四出掠餉遂
進兵襲靖難不克閏月乙未靖難兵掠真定
吳傑移軍滹沱河 文皇遣騎兵遏河上流
步卒輜重從下流渡傑移營藁城 文皇來
合戰互勝負已亥傑安列方陣西南燕軍攻
其東北 文皇自以驍騎循滹沱河出陣後

傑安發火器大弩射 文皇矢集旗革叢于
蝟毛竟不及 文皇時安于陣間縛樓高數
丈登望見內軍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無不
一當十 文皇望見安樓上率精騎直趨樓
攻安安不自持急下樓墜而奔會大風發屋
拔樹傑軍亂燕兵乘之追奔抵真定城下被
俘斬六萬餘人都指揮鄧馘陳 靖難兵掠順
鵬等俱被執安傑入保真定

德廣平大名遂次于大名○復謫齊太黃子

澄諭燕罷兵○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

將詔大理少卿薛崑報之
書僞臣燕王某謹
奏為息兵養民事

太子澄誣臣大惡激上深誅發天下之兵殫
府庫之財以中臣臣瀝忠懇號天高不聽夫
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詐忍父子俱被無辜
之戮而今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
自全誠非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勦臣亦不
敢用為喜恒用傷悼念此元元蒼赤皆 皇
考所息養而奸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
濺血成川暴骸蔽野烏呼冤哉彼實何罪比
聞太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不勝更生之慶
然臣猶未能盡釋于心者將士皆曰是直緩
我耳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眾當悉
召還而今聚境侵迫有加無已足奸臣之身
雖出而奸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
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豚魚可孚而

況人乎書至 上召孝孺視書問所宜對曰
 今諸軍大集而燕兵羈大名暑雨為沴不戰
 自罷若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
 將渡蘆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太
 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
 宜且與報書往返逾月彼心懈而眾離我謀
 定而勢合 上曰善立命孝孺艸詔言罷兵
 遣崑持報燕別為榜諭數千言刻印萬紙授
 崑今散燕軍中崑至燕軍 文皇問來意崑
 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 文皇怒
 曰是給我也崑惶恐不能對將士譁欲殺崑
 崑戰慄伏地 文皇令護崑南還當是時上
 下益猜勢不相釋奏 禮制成頒行天下○夏
 諭往來具詭托耳

四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道不克○

五月燕遣武勝上書下勝獄書言比荷聖明允臣所奏諭以

偃兵息民而崑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疊
 發兵絕臣糧餉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
 守臣約束不敢赴鬪而傑等必欲求釁略不
 見捨與比所下詔旨殊背馳誠有以中臣將
 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前日詔旨
 如此今日日奸臣矯制如彼臣自救之計敢一
 日而忽哉恐陛下實有憐臣之心而為奸臣
 所沮抗輒復此愾無任戰兢俟命 上覽書
 歎曰燕王本 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為
 叔父柰何必用兵為也召孝孺諭意對曰陛

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
闕何以禦之今軍穀方振計捷書當不遠耳
幸無惑其言 上 然之遂下武勝獄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

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辛酉 文皇遣別將李遠等南掠餉

道壬申至濟寧以無備故縱焚掠隨至沛益甚前後燬舟萬頭糜糧無數河水盡熱至魚鼈上浮漕卒因以散去京師大震軍興以來資糧仰給徐沛至是告窘有支吾之苦矣壬午都督袁宇出步騎三萬邀擊李遠中伏大敗脫身獨走 **殺觀海衛指揮**

使張壽 張壽飲中言國事危急竟坐遣太僕妖言死廷無老成至亡不悟

少卿祝孟獻朝鮮市馬 ○秋七月靖難兵掠

彰德都督趙清禦卻之 北兵日擾城下樵採清出兵追之輒引去

于是城中乏薪乃屋炊 文皇遣人招降清 清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為朝廷守封疆其敢棄命失職文皇悅清言特緩其攻按 **趙清** 鳳陽人有膂力善用兵洪武中積官至北平都指揮使歷都督常憂變思盡力以薦出守彰德革命聞清自陳乞 **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 閑不許

州平安邀擊燕將劉江于平村敗績 安營平村離城

五十七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眾固守遣人如靖難師告急靖難兵遣將劉江援北平平安邀擊之敗走還真定時江軍砲擊遣人貽書不絕穀言大軍繼至安軍駭故敗

燕世子

先是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北平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于

世子內臣黃儼素奸險亦惡于世子儼方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文皇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固知之因言于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也間兵家所貴世子誠見疑王必北歸王北而我餉道通事乃可圖上然之孝孺作書許王世子燕地命錦衣衛千戶張安持書往世子得書不啓封押安俱致文皇所三郡王儼先已馳

使告世子且反文皇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書至啟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

遣人貽書燕世子小論

曰誘子劫父殆所謂急而走險者邪亦不念先以逆教天下與幸而無成成乃羞萬世孝孺生平以正學自遇動執聖賢何相背之戾也仲尼曰顛沛必于是難言哉書曰遣人微之也罪孝孺也鷺識

大同守將房昭駐兵易州水西寨

欲進攻北平也房昭

以都指揮守大同不忘北出乃以七月壬寅引兵入紫荆關掠保定之下邑登山結寨號

召義勇承制自授指揮千百戶進據易州水西寨寨在萬山中四面險峻惟一徑攀援可上昭守寨集兵糧靖難兵還援保定○限僧尅期進攻北平

道田人五畝勅禮部曰釋道之教本以清淨為宗而俗釋道乃務豐田自潤

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催擾之害甚至羅憲枯身法教大隳朕甚愍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田始該天下寺菴宮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費餘田入官均給平民洪武中撥賜者不在此例一應丁役並免其爭訟告理非干人命軍民者聽本教衙門自治非奉朝命不許私簪剃年未五十者不許尼烏呼多藏

厚亡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覺所珍利欲滅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哉遵為定制用陳繼**定銓選法**○八月真定總兵遣都指之議也

揮韋諒援房昭靖難兵圍水西寨韋諒率萬人運餉援

昭丙子餉入丁丑文皇遽率兵**老搥入貢**至日昭得諒兵糧卒未可破也

○放還不識字人材及年未壯者○九月靖

難兵攻定州文皇圍水西寨遣別將朱榮攻定州至是解水西圍并力攻定

州房昭兵糧贍足相持不能破也**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

還次真定○倭寇浙東○冬十月真定諸將

遣兵援水西寨及靖難兵戰于齊眉山敗績

昭諒走寨破平安等遣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昭水西寨文皇

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齊眉山文皇潛兵出英陣後合戰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

詹忠等俱被執房昭韋諒脫走遂失水西也靖難兵還北平○徙

慶靖王寧夏○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

平不克楊文引兵攻永平燕將郭亮固守不能克遂以萬餘人掠薊州殺戮大慘

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命兵部右侍郎

徐垕招集兩浙義勇按徐垕字宗實黃巖人聘授風紀官謫淮陰驛

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獎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侍郎疏請整移風俗罷

去不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稅撫輯農桑開政教之路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云云奉使

招集義勇之明年垕家覆沒于京師塵杜門終老侃然義槩不屈平安敗靖

難兵於楊村○韃靼寇鐵額與燕通也某日皇少

子文圭生不詳所出是靖難後廢為建庶人者幽中都廣安宮入禁甫二歲其

後英宗復辟天順元年憐庶人無罪久繫禁欲寬之李文忠公賢從旁贊曰堯舜心也叩首請行英宗遂請于太后出之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撥閹者二十人婢妾十餘輩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諭庶人庶人伏地頓首且喜且悲然已年五十餘矣而不識牛馬當出禁時有以他虞沮者英廟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詔備朕承祖宗大統欲天下群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至親也哉憫此遺孤特從寬貸詔下人人感歎盛德云○文皇入宮時建文幼子哭牽文皇衣襪且求食曰餓殺孩兒也老媪固教之文皇亦哭命善撫之鄭端簡公以爲卽文圭良是殆始育之而卒幽之與

皇少子小論曰王世貞曰傳信錄備

宣宗卽是建文子又云

文廟以宣宗爲太孫諱其實不言故英廟

憲廟以來皆不自知其爲建文後也按

文皇入金陵時宣宗在北平已五歲矣何

誣至是荒史氏曰夫以

文皇帝之爲慮淵也建文母第三人相繼

貶廢且暴死除害莫若盡勢固然耳又況建文子邪卽有之

文皇不解出所育宮中朝

祖廟而明告之國人曰是建文子也朕以大

義偪若父終不敢私天下吾子而仍畀若子有天下是堯舜再見也而顧沒沒

而巳乎事不足淡辨錄之亦以見書不足信蓋如此臣鷺識

坤帖木兒可汗死鬼力赤為可汗○十二月

靖難兵復出北平○置神武錦川鎮淮等衛

勅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按梅殷汝南侯思祖從子尚

高后長女寧國公主有謀能騎射天性恭忠最為太祖愛幸受密命輔上以誓劍一

遺詔一付之既守淮安悉心防禦文皇來假道以進香為名殷拒之曰皇考有遺詔

文皇怒遽更書言朝廷信奸我欲除之耳殷割使人耳鼻口授答詞曰雷汝口與殷下言

君父恩義不可忘文皇不得道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革命日殷聞變大驚慟欲死

未決文皇迫公主嚙指血為書以招殷殷歎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見

文皇文皇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文皇恨之二年冬陳瑛言殷招藏亡命匿胡人

有私謀又詛說幾得罪明年冬殷離家都督譚淡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笄橋下曦又誣

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懷不平發其實文皇怒罪兩人兩人曰上命也益怒立命力士

持金瓜落兩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公主疑出上意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解之以

二子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後改二甥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

建文書去是王編下天四·五十四

孫純舉進士為中都副留守初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令遷居太平門外公主亦不答公主不詳所終附胡觀亦駙馬都尉尚高帝第十女死白溝河戰詔奉差中官母得外橫使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易至是有以暴橫聞者詔許所在有司但遇暴橫中官害及士民即時擒縛送京於是中官奪氣密謀北戴矣○革除遺事云靖難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中官有密約內應者謂須直擣京師天下可定文皇澹然之既正位諸內臣次第擢為邊藩鎮守云

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詔吏**

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錄用○**進遼**

府紀善程通長史通為遼府紀善元年從王渡海來朝至是進長史按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謫戍延安通以太學生走闕下上書請還其祖詞慳惻允之洪

武二十三年舉應天鄉試時遣諸王行邊以封建發策通對拜遼府紀善既進職隨王徙荊州有衛士紀綱者幸王通數辱之革命日綱入賀畱用錦衣衛通曾上防禦北兵數千言指斥不忌綱因乘間言之遂械通至京論死家人戍邊簿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百卷績谿之程最眾幸使者全存不芴及焉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改程本立江西肅政

按察副使

本立自翰林陞試左僉都御史三年坐失陪祀調降仍留翰林編纂

實錄成故有是命詳見前

以兵部武選郎中古朴為右侍

郎○以徐真馬溥為左右府都督克參將率

偏師北進

建文四年春正月甲申朔○命魏國公輝

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都督平安復通州不

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衡水○靖難兵攻破

東阿及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按鄭華

以行人使川廣元年註誤謫東平吏

目兵起輒謂妻蕭曰吾必死義柰親老汝少

何妻泣對曰惟君所命華因託家友人無錫

丞趙次進北兵薄城時諸長貳悉棄城走華

獨慷慨率吏民憑守之力不支請

靖難兵攻

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攻沛指揮王顯叛降

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

上元夕燕兵攻沛**顏伯瑋**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于都督候援不至度不能支乃令弟珏次子有為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已題詩察院壁曰大守群公鑒鄙情咄嗟國難未能平丹心未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二十二日夜兵入東門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為甫去不忍割復還乃見父尸大哭移時自刎以從胡先葬瑋父子南關外珏脫走以告兄之友宴壁時宦徐為傳其事言伯瑋善事父母友兄弟以故守令知而薦之舉賢良既令沛嘗同督運德州瑋征戢有

方民不告勞每至徐連牀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喜鄉郡之有人屬邑得賢長吏也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亾之伯瑋素志已定視死如歸不媿賢良哉伯瑋名瓌以字行廬陵人聰敏介直能文章鄭端簡公云觀伯瑋傳若壁者亦行誼君子也通紀謂伯瑋出貞卿後正統中御史彭勛為瑋起墳并立祠**唐子清黃謙**未詳里氏子清得民愛謙果敢能戢下兵入被執欲招降俱不屈死之附**蔡運**南康人貢起家歷官四川參政清勁不諧于俗罷歸復起知賓州有惠政靖難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向朴**字遵博慈谿人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養親洪武中訪材應詔知獻縣時兵荒後朴闢荆榛

教農桑流移復歸民安其治北兵南徇無
城又當兵衝朴直以忠義鼓激民耳力不支
懷印綬以死民哀之相與拾遺
骸葬道左嘉靖間祀朴鄉賢

置四川英武

前衛○國子祭酒張顯宗為工部右侍郎

按張

顯宗字明遠寧化人有文名洪武二十四年
進士及第三十年署祭酒事
上元年實授
奏便宜學政一新北兵至淮奉詔起義兵江
西因募民給絢六月還復職
文皇謫戍與
州交趾平起顯宗左布政使勞來撫戢夷民
安附永樂七年卒于官顯宗性行孝友政事
敏達時以文學飾
吏治宦蹟備焉

靖難兵至徐州○二月內

師集濟寧餉卒潰于鄒縣靖難兵攻徐州○

初置京衛武學○更定尚書以下勳階○三

月靖難兵攻宿州平安遇戰於淝河敗績

甲申

文皇自徐州進攻宿州安率精兵四萬為先
鋒追躡之壬辰
文皇至渦河安進至淝河
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夾哈三帖木兒皆
被執安等遂駐宿州燕將乃斷徐州餉道

靖難兵攻蕭知縣鄭恕死之

按鄭恕字本忠
僊居人善詩書

畫博雅士也貧甚不妄一介蕭然斗室日與
學徒講談風高一時寧波知府禮聘為昌國

訓導陞蕭縣民愛敬之燕支將王聰攻破蕭
怨死之一本怨歸起義兵被執論死年五十
六籍其家妻彭妾女俱見教坊錄二女當配
自求死死之子濂湜姪溫汲俱謫北平種瓜

夏四月安及靖難兵戰於小河斬其將王真

敗之

甲寅安兵營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
緣河而東遇文皇騎兵合戰斬一將

陳文再戰復大勝斬王真真勇將也文皇

嘗曰奮勇如王真何功不成每戰衝敵一以

當百安麾騎圍真數帀斬之文皇見失兩

將兵兩卻乃力自督戰安操長槊馳追幾及

文皇忽安馬蹶弗前燕番將王麒躍馬入陣

援文皇以去是役也燕軍中大懼議北還

一本何福斬陳文泚魏國公輝祖會何福諸

將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

時平安軍營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魏國公
率京軍來援都督同知何福亦引兵會安軍
嚴大振燕無不人人震恐甲戌大戰齊眉山
自午至酉內軍再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蔚州
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在北軍最號勇敢
斌死燕軍益懼會大霧各斂兵還營乙亥燕
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
麥觀隙而動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曰
漢高帝十戰九敗終有天下柰何一挫生心
文皇然之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

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于是諸將不敢復言
還當是時 文皇已不解甲數日矣會京師
傳言靖難兵敗北已歸遽召輝祖還○東莞
陳建史斷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
而輝祖召還南北成 何福諸將及靖難兵大
敗之機亦可以觀矣

戰於靈壁敗績指揮使宋瑄力戰死之福走
都督平安陳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禮
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
劉伯完指揮王資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

善死之

丁丑平安營于靈壁會 文皇遣萬
人遮餉道而高煦伏兵林間安率馬

步六萬護餉突至殺死燕兵千餘 文皇麾
步軍橫擊斷為二遂亂何福出壁來援與安
合擊殺燕兵復數千卻之高煦伏起 文皇
還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日三
砲突圍出師就糧于淮河庠辰燕軍三震砲
攻營福軍誤謂已砲競趨門塞不得出營中
紛擾人馬墜濠塹俱滿營遂破安及諸將及
監軍等官悉被執福單騎脫走 文皇縱性
善等南還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按 宋瑄 鄆
國公晟子建文初為府軍右衛指揮使數戰
有功靈壁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諸
營敗瑄猶格鬪力屈死之晟卒時已改封西

寧侯兵部上子孫名瑄子本以長孫宜嗣
 文皇惡瑄乃侯瑄弟琥陳性善名復初以字
 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太祖稱君子
 人以行人入翰林檢討初劉基卒太祖索
 秘書基子璉出觀象玩占獻上性善等侍
 太祖繙錄威嚴下他率手顫不成字性善獨
 安雅書法楷正悅之賜酒久之超陞禮部左
 侍郎上初即位以東宮時稔聞特召坐問
 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盡所欲言
 上多從之然輒為奉行若沮格性善時時質
 上前上引過賜絹百匹既死義怒文皇追
 戮其尸家徙邊尋赦還彭與民萬安人以貢
 授兵科給事中累陞今官北征時出知兵略
 有風裁者督察諸將推與民既被執遣歸今

傳語中朝士與民慙憤裂冠裳棄去表忠錄
 稱後逮死云王資未詳履歷亦逮死劉伯完
 不知何許人國初重天官之學稍通曆象占
 步風角者咸衣食于官伯完精占候又精回
 回曆法故置軍中被吐蕃寇陷保寧所○五
 執得釋去莫知所終

月遼東兵潰于直沽
北兵南來 上用齊黃

南與鐵鉉合以絕北兵後總兵官楊文帥之
 至直沽遇燕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人

至濟南者**靖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叛降**○盛

庸兵次淮南不戰走○靖難兵渡淮至盱眙

○守淮河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諸將分

屯鳳陽淮安靖難兵趨鳳陽知淮安府徐安

邀阻之不克靖難兵至天長遂至揚州守將

崇剛御史王彬死之

五月巳丑 文皇至泗

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兵營淮北丘福朱能等以小舟潛濟出庸後庸軍駭遂走盡棄其戰艦軍資 文皇遂渡淮至盱眙顧左右問所向或謂先鳳陽徑趨滁和渡江或謂先淮安自高郵以達揚真即渡江可無後顧虞文皇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

不下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濇池粟饒兵

眾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一集

非我之利不若直趨揚州儀真當是時徐安

守鳳陽毀橋斂舟以斷來路梅殷守淮不肯

假道又都督孫岳備禦甚嚴也按樊士信湖

廣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以兵部主事出

守淮河禦北兵力不支遂死之後竟夷族徐

安鄞人洪武中舉人材官知濟南府調鳳陽

靖難兵自儀真趨京師奇兵間道從靈璧出

鳳陽渡河安謀知之拆浮橋絕舟楫拒守靖

難兵疆獲漁舟以濟後安歸田逾年舉遺逸

復任數載諸戚里奏安庇細民奪莊田 文

皇怒曰朕昔尚為困况若曹乎逮安謫戍雲

南孫岳無攷王彬字文質兗之東平人洪武

中進士起家為監察御史奉命巡江淮治揚州北兵至崇剛練兵濬濠晝夜不懈彬一倚任之會指揮王禮懷二心欲降燕彬與剛覺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甲不解常隨以千斤力士燕將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來降者官三品禮弟宗厚賂千斤力士母誘力士出適彬解甲浴盤中為千斤徐政張勝所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時江都知縣張本欲守節不附其母曰天命也可違乎遂與政開城門降本故不善剛剛亦不屈以死

崇剛揚州靖難兵世指揮使正德中祀彬名宦本州

靖難兵

至儀真○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

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即日奮義共效勤王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臣民無不勸

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中黃觀國子哭者

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

入援觀等奉詔奮不顧家然已無及矣

復召齊太黃子澄○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

善 **姚**

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前進未及戰會變歸而為麾下許千戶縛獻文皇曰若一郡守敢舉兵抗我善厲轂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妻宋見教坊錄子節謫戍賀幼子繼兒配

蘇州保兒習匠善字克一安陸人居魚寨志
行淳實學識超邁時露慷慨氣爲諸生日扁
讀書所曰待旦軒工詩喜士洪武中鄉舉歷
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績三十年
知蘇州因俗救正張弛合宜蘇以大治嚴最
諸郡好造請郡獻賢訪治道郡中王賓韓奕
俞貞木錢芹皆高隱亡不折節下焉善畱心
國難嘗密結四郡守訓練民兵同效力黃子
澄來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朝臣可四
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方
督兵勤王時招常熟黃給事鉞鉞卽日營葬
畢往善已被縛去鉞大慟遂絕食瞑目求死
或告鉞善已款附矣鉞瞠目曰無降姚太守
七月十日善凌遲死報至鉞乃歎曰信則趨

祭禮強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而號曰幸見
希直于九原徘徊久之給家人歸祭具奮身
入水死友人楊福聞而日夜泣橋側百方以
求鉞屍不得數日忽自出立水中體完不潰
福身抱起葬之北山屏處福同邑楊濬子洪
武季年人尚不樂仕以繩下法重故鉞少慧
過目不忘又好學甚父恐其爲郡縣知強令
耕田葛澤陂鉞專志讀書每託遊市肆借書
讀淡一日從舟中窺見鉞簷下讀書奇之邀
至家曰萬卷在此因令福同學三年俱聞邑
令辟賢良濬遽謂鉞曰君何不自韜晦累及
吾子鉞曰亡慮乃教福農夫裝尹有問第操
吳音弗置對遂免辟鉞出官給諫封馭甚多
外艱歸杜足不出有御史行部至虞邑問黃

給事家無習知者一老人引舟至葛澤農收
菽路御史步抵其舍鉞從素幕中對語移日
供蔬粥而別曰戚居弗克雞黍其操致若爾
鉞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姚善黨藉藉言且并
錄鉞鉞親交人人自危福獨不避忌荒史氏
曰潑福父子亦知幾嗜義君子哉正德中湖
廣巡撫秦金祀姚善鄉賢隆慶初常熟祀鉞
鄉賢鉞乃無子○郡治近有姚黃二公祠祠
善子澄也荒史氏曰善鉞同祀則宜退子澄
而進鉞可焉善死義鉞也兼死信忠魂將干
載其相依祠曰姚黃不亦可乎子澄則何以
濫祀蘇州也祀諸其里足矣**王璉**字器之日
照人通經史尤長春秋初仕教授坐謫洪武
末以賢能薦授寧波府絜廉峭峻杜私謁革

吏胥弊絕豪武人故常取恨衛吏卒璉一日
見魚肉兼饜怒庖侈撒而命瘞之號羶羹太
守靖難兵逼淮上璉多方料理造大船欲取
海道趨瓜州截北兵衛吏卒朋謀縛璉至京
文皇問造船何為璉不少遜對以實文皇
故釋之于是還田里終焉附**黃希范**知徽州
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日修武備聞
金川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程通共條議
防禦策邏卒捕去論死籍其家按陳彥回已
知徽州有據希范疑即復姓陳者邪**孫鎮**衛
輝知府合肥人洪武中中制科壬午抗節不
附謫戍山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上饒丞
不就自號冲玄子**松江同知**失姓名勤王詔
下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文皇

聞而惡之既即位遣慶成郡主如靖難兵北

械至京磔于市兵已入儀真方孝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

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幸至相與決戰江

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命命慶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

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

理問徐讓縣丞衛健

使燕還以為衛鎮撫軍前差遣

始得還也徐讓官山西布政司材氣磊落有

口辨衛健官孝義縣讀儒書達吏事膽智過

人見文皇請熟思之不聽既備刑部尚書

差遣尋赴鬪俱歿俱不詳何許人

侯太轉餉淮安

侯太南和人嘗督餉山東及

皇革命日太駐高郵被執下錦衣獄與姚善

等同日死第敬祖子玘俱籍其家妻曾配象

奴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聽決獄

徽州知府陳彥回糾眾

勤王

詳見

樂平知縣張彥方糾眾勤王死之

彥方龍泉人建文元年以給事中告便養改

永平知縣勤王兵至江口遇靖難遊兵執至

本縣梟首暴屍樵樓時暑月經旬如生面無

蠅集父老竊葬之縣治清白堂後祠祀未詳

前永清典史周縉糾眾勤王

周縉字伯紳武

昌人以太學生

昌人以太學生

昌人以太學生

昌人以太學生

昌人以太學生

昌人以太學生

官承清廉謹而能邑故邇北平力支不足民多逃散乃懷印去意欲他圖會母喪歸終喪即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日略具聞變乃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北平屬州縣官棄職遁去宜寘法于是縉械至京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

六月癸丑

朔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命

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叛降燕兵部侍

郎陳植死之

文皇浦口之敗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披

甲仗鉞撫煦背曰勉之太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戰文皇率精騎直衝庸陣我軍小卻

上方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公植督師江上麾下洶洶謀迎降都督金某者首欲叛植以大義責之為金所殺金遂率眾降燕且邀賞文皇故怒而誅之仍命具棺斂植遣使護喪葬之曰石山植本宗大懼悉散匿無敢會葬者按陳植廬江南慕善鄉人元至正舉鄉試不仕仕洪武為吏部文選主事歷河間知府陝西參政雲南巡撫都御史陞今官

乙卯靖難兵渡江盛庸出戰

高資港敗績

文皇得陳瑄降遂渡江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文皇

奮力先登大戰庸竟敗走鎮江守將童俊叛降燕

黃鉞嘗言江南

四郡獨鎮江要害守非其人
是撤垣以納盜也童俊狡獪
叵測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
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豈足
憑也至是果驗

遣李景隆茹瑄王佐如靖難兵議和景隆等至軍中

但伏地僞臣諄諄命諸王分守京城門癸亥再

遣景隆同諸王如靖難兵景隆初往微述天命推戴得還甚恐

至是不肯行上今同諸王往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言狀上

愕然會群臣慟哭或勸上且幸浙或言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遂不決

魏國公輝祖開國公昇分道出師禦戰元樂

昇安置雲南死國除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趣援兵○

乙丑靖難兵門於金川上書皇太后陳不得已起兵

之故討賊李景隆及谷王穗一本潭王同與叛開門

逆之靖難兵遂入京門卒龔翊慟哭去之京

師大譁癸亥靖難先鋒劉保華聚哨至朝陽門外規城中虛實乙丑文皇率兵

直薄金川時谷王與景隆守金川谷王登城望見文皇麾蓋輒開城門文皇遂入京

與谷王周王等連轡而進初有道士歌于塗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至是驗云按**龔翊**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雖少夙有志概宣德中翊以好學成名鄉里巡撫周忱兩薦為本邑學官辭曰翊即仕無害于義但負往時城門一慟耳卒而門人私謚之曰安節先生附燕山衛卒**儲福**無錫新安鄉人也年弱冠好義壬午之變挈母妻逃去已而挨購在錄中調曲靖衛舟行次忽仰天哭曰福雖一介賤卒乎義不為逆竟不食而死婦范營葬養其姑守節以死里人憐其節孝廟祀范焉

龔翊儲福贊曰翊方少役又在門最微也大慟去國慷慨有餘一何壯與可愧

死迎附諸臣乃其後學堪薦辟而終不忍負金川之一慟而塵埃一官又何貞也福不以行伍自鄙薄恬焉餒死以舟為歸庶幾從容就義者哉何必采薇絕粒者之為克節也予特表翊書之而福以後死故附書云鷺識

帝下殿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

靖難兵薄金川左都督徐

增壽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會輟朝冕及大理寺丞鄒瑾當陞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上大恨手刃之欲并誅景隆不果按**魏冕**永豐人為御史勁直有才既廷毆謀降者明日諸臣多迎附冕曰即改節必

不為時用徒自汚耳遽自殺已而法官希旨
追罪夷其族附同邑鄒朴以御史歸省聞冤
死憤不能食竟卒
備永豐雙烈云
大內火帝以崩聞皇后馬

氏暴崩

時六月十三日也城中如沸上倉

上弗聽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出亾可免難
從之或曰上方急時一宮人捧太祖遺
篋至曰曩受命嬰大難則發發得楊應能度
牒及髡錙程濟曰數也可柰何立召主錄僧
溥洽為上剃髮從水關出一本從御溝至郊
壇而走非宮中火烈甚傳言上崩矣而實遜
去也濟從亾文皇即位後心嘗疑之密索
不得又疑匿溥洽所三年以他事錮洽凡十

二年得釋命給事中胡濙徧訪張儼榻跡上
所至又遣太監鄭和等造船募士遠下西洋
物色之竟不得相傳建文既遜去先入蜀未
幾入滇南常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統庚
申出滇南語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
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跌坐自儒原姓名
曰前胡給事名訪張儼榻實為我眾聞之悚
然問所欲曰我願歸骸骨鄉土耳以聞于朝
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寓大興隆寺拜謁無
虛日有以惑眾請者朝廷不忍命太監經侍
當時者**吳亮**往審視一見亮即曰吳亮邪亮
曰非是曰我御便殿食子鵝遺片肉于地汝
戲餌之豈遽忘乎亮伏地哭不能仰視既復
命其夜縊死別室于是迎入大內號備老佛

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近萬曆戊子老
僧大慧來自衡州為鷺言衡有建文巘以建
文自南中還寓衡之華藥寺嘗巘坐故名有
碑記有奏艸自備臣僧瓊俊又說聽中載建
文上到南京供狀備從思恩州借土夫來欲
埽公皇陵年六十四矣帝能詩嘗賦感
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
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
氣散朝元閣上雨霰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
老吞穀哭未休士庶至今傳誦之又至貴州
金竺長官司題壁間詩曰風塵一夕忽南侵
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
海碧雲淡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
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

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曇標南來
瘴額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
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
有群鳥早晚朝帝之生也頂顱偏高帝
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能終嘗同懿文
太子侍高帝命賦新月其詩曰誰將玉指
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高帝默然既而曰幸免于難竟驗云監

察御史葉希賢某部郎中梁田玉等四十餘

人遜行

金川門啟是夕臺省諸人相與縋城
引去姓名多湮滅可言者凡一十八

人葉希賢松陽人舉賢良入臺侃侃自負兵
起屢疏言兵事又嘗劾取李二大將軍遜俱

田玉俱髡為僧**梁田玉**定海人族多仕者競尚節義**梁良玉**為中書舍人北兵至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而走逾類至海南鬻書為業終身焉**梁良用**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相率去為舟師已而水死或曰梁氏為舟師投水死者五人**梁中節**少好讀老子太玄出走與同官**郭良**入山為道士不知所終**何中**書舍人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數升不數日疽發背死**宋和**節竝中書舍人變姓名挾卜筮書出走**何洲**海州人與宋郭友善嘗以忠義相勸亦為筮人同客異域死**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方黃之獄幾殺萬人謫戍窮邊徼道死邊死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方壯年剃髮走西南

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欲止之其里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見山旁松柏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為之寺和尚率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易乾卦山中人固謂佛經景賢知之不忍問懼不能安和尚和尚亦知景賢意改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和尚好讀楚詞時時買一冊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眾莫之知景賢益憐敬之終不問和尚和尚好飲不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不則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醅呼豎兒和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頽而秀爽指柔白翦翦落筆成章不甚工然意氣

渙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爲建文侍御史死之日其徒問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姓名不答有詩若干篇或曰卽松陽葉希賢或曰希賢逮而論死雲門僧在會稽之雲門寺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咸知其爲遯流終不能得其姓名衣葛傭無名姓文皇入京傭被葛衣遽禿其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常衣葛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取直積買羊裘被之極寒必以故葛衣覆之葛益破縷縷不肯脫夏卽衣新布故葛衣必覆其上人問不答錢稍有餘禿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飲倦作時輒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畱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禿南

山避旬月官去乃還官亦不語人居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補鍋匠無姓名往來夔慶間業補鍋所至州

邑不過三日卽去去或復來有徒學補鍋者教之不索謝直令負擔從或後學者至卽遣先學如是數年夔慶人呼爲老補鍋匠錢布粟不擇受當食時與之食卽不復索財稍稍囊積遇風雨寒暑輒不出買酒飯自醺飽常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巘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永訣不可復相見後竟不知所終蜀中蛾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

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不知何人筆鷺過金陵弔方正學諸臣詩四年寬政解嚴霜天命雖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盡將赤族報君王

塞馬先生在夔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為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子或塞馬先生或馬公詩嘗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後即剷去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霰具五色蜿蜒無傷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永樂甲申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其終

東居臨海東海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新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新皇帝登極樵愕然曰舊帝安在曰自焚矣樵慟哭遽擲擔投湖死莫得知其姓名焉

居會稽之邪谿鬻薪度日嘗有詩云夢入鷓班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熒熒一點真

牛景先不知何官禦北兵數有功金川破變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已窮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劉發教坊司附

陳周進士無錫人姚廣孝以先世交薦辟之周堅隱錫山不仕又玉華樵樂清樵見後補紀

梁葉諸君子贊

曰緇服黃冠用自活悲

其志鬻書挾筮操舟悲其業衣葛傭雖冬不廢有惡與偕出不與偕返之思補鍋匠塞馬先生市哭牽衣幽吟剷壁所

謂同心斷金者邪東湖樵之愕然投淵
彼其心肯以負薪終哉孔子所謂殷有
三仁各行其志而已矣當是時烏舉
雲匿胡可勝紀紀其可攷者鷺識

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棄去二百九十有一

人○翰林修撰王良死之

良自聞北兵憂懣不食日就羸北兵

薄城良與解縉胡靖吳溥數人同集溥舍靖
縉義形詞色良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
日淡柰何已散去須臾良舍哭聲震矣良與
妻子訣曰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
安能顧若等遂自鴆死良子修後首鄉薦云
諸本良死辛巳秋帝遣官諭祭革朝志獨辨

其誣言良家飾此以避追戮耳吳康齋與戶
弼方少從其父溥邸舍目見良事能述之

科都給事龔泰死之

宮中火起龔泰馳赴為
北兵所執見文皇金

川門以非姦籍釋去泰歎曰何用生為遽自
投城以死按龔泰字叔安義烏人九歲孤母

傳自督教之長益刻勵洪武十九年鄉薦明
年入太學以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中
上即位之三年遷今官泰聞靖難兵渡江即
與妻傅訣曰我自分死耳汝攜幼歸否則俱
溺井無辱泰死年三十六以孝友著聞剛果
有為能容人嘗為狂者擠池幾溺死不校鄉
有神巫禍福奇驗見泰輒不能出一語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

太常少卿

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衡府紀

善與修實錄周是修死之

詳前註

附書後死者除編中大書外

文臣翰林院文

學博士方孝孺翰林修撰王叔英侍講王達樓璉吏部尚書張統侍郎毛太戶部侍郎卓敬盧迴郭任主事巨敬禮部尚書陳迪侍中黃觀侍郎黃魁兵部尚書鐵鉉齊太侍郎徐垕刑部尚書暴昭侯太侍郎胡子昭工部尚書嚴正直侍郎學士董倫都御史茅大芳練子寧景清周濬司中巡撫黃清大理寺少卿胡閏寺丞劉瑞王高彭與民太常寺卿黃子澄少卿盧原質國子監博士黃彥清給事中

陳繼之韓永黃鉞監察御史曾鳳韶董鏞王度甘霖高翔謝昇鄭公智王玘左拾遺戴德彝宗人經歷宋徵中書舍人何申郭節布政司參政鄭居貞按察使王良李文敏副使程立本僉事林嘉猷湯宗王府長史劉璟程通龍鐔石撰知府姚善葉惠仲陳彥回楊任松江同知知州蔡運教授陳思賢王省斷事高魏失官號牛景先梁良用高不危馬坤疑官鄒文壽張烏仔失姓名東湖樵舉人劉政諸生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等咸死之

武臣魏國公暉祖開國公昇歷城侯庸駙馬都尉梅殷耿璿都督廖鏞耿璣劉貞甯忠徐凱平安指揮使張倫王資盧振趙諒鎮撫周

拱元倪諒卒儲福 太監吳亮等咸死之
按郭任丹徒人廉慎有吏才居戶部調兵食
軍興不乏嘗上疏曰天下事先本後末除惡
不去其本臣未見爲得也今日儲財粟以備
軍實果何爲者然乃北討周南討湘舍本不
圖而圖末可謂戢亂乎且兵貴神速苟持久
寧耐彼勢已就有坐困耳 文皇聞而惡之
革命日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
保戍廣西女三配象奴嘉靖中鎮江知府劉
儲秀祠祀其鄉盧迥僊居人疏爽不屑曲謹
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飲酣長歌自恣人或謂
狂旣仕顧折節恭慎革命日不屈縛就刑長
謳而死聞者悲之或作盧珙亦作盧迥亦作
盧迥毛太 上元年張統爲吏部太爲左侍

鄭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朝俊彥兵起數
上封事條方略統縊死太亦慷慨而死或曰
卽毛太亨黃魁與陳迪黃觀共事古雅有文
學嫻于典禮迪觀咸敬愛之革命日不屈死
之按宋林張三家所紀竝無黃魁疑卽黃觀
之誤董鏞嘗會誓諸御史不負本朝又時時
露章劾將校懷貳心不力戰者革命日鏞爲
衆持死逆黨家徙戍邊高翔朝邑人有文學
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入臺諭奏機要當
旨已戮力戎事常能激發人忠氣革命日喪
服入見大哭語大不遜遂族誅沒其產給諸
高氏仍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畢戍邊
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
爲漏澤園謝昇沛縣人爲湖廣道御史練兵

給餉多勞勤革命日不屈死之父旺子咬住
戍金齒妻韓四女見教坊錄韓永陝西西安
人或曰浮山人為戶科給事中豐軀美髯音
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多當上喜之靖難後
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死之王珙蘇州人官
御史以匿奸黨子孫誅死曹霖懷寧人起洪
武丁卯鄉薦為御史性剛介持正敢言中臺
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
戒不復求仕至今微弱正德中知府胡纘宗
祠祀之鄉田敬平涼人洪武中為御史伉直
有轂事今上為戶部主事更清慎革命日逮
問不屈死之夷其族宋徵為宗人府經歷嘗
疏請削宗藩罪廢者屬籍諸王恨之又與盧
振牛景先謝昇數言耿曹諸將失律懷二心

後被縛至不屈死之妻子俱馬坤不詳何官
亦死于難餘悉見前附張琳九年四月廿一
日某司奏浣衣局副使張琳有奸惡婦人一
名黃氏著教坊司領刺了右出欽錄簿不知
琳亦死屬否九年尚有此事二十一年乃悉
弛耳○已上俱死革除後不及大書附此

丙寅至戊辰凡三日無帝

燕王榜收左班官員曰奸臣

黃子澄齊太陳迪練安方孝孺

黃觀鄒瑾胡閏郭任盧迴侯泰暴昭陳繼之
鄭賜黃福尹昌隆張統毛太董庸曾鳳韶王
度高翔魏冕宋徵巨敬凡二十五人右前榜
王鈍黃魁戴德彝韓永葛誠王叔英周是修

盧振顏伯瑋張昇卓敬鐵鉉謝昇龔泰茅大
芳陳彥回鄭恕宋忠姚善胡子昭周璿葉惠
仲高不危廖鏞徐暉祖凡二十六人右續牒
仍以方孝孺為首 右二牒共五十一人出
賞格收之官民人等綁縛諸臣來者首從爵
有差自是擒獲得官甚衆乘機讎劫者紛紛
雖禁之弗止也既而鄭賜王鈍尹昌隆自愬
復官并釋張統統卒死之景隆指黃福為奸
福曰臣誠死罪但目為奸則 太子澄赴召未
非亦宥之餘俱狗節死矣

至奔

太子澄奔小論

太子澄奔廣德子澄奔蘇州
聞變也曰徒赴死無益不如他之以為

後圖荒史氏曰何後圖之有太子澄可
無奔也仰天椎心向闕慟哭曰臣不佞
誤國至此萬死不足贖四拜引佩刀立
自決也其庶矣哉被執然後死雖不屈

晚矣
鷺識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

文皇清宮三日詰問
上所在宮人指認

后屍應焉 文皇遽出屍煨燼中伏而哭之
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彰議禮葬之
時宮人遭戮略盡惟平 翰林院文學博士方
日得罪建文者畱耳

孝孺衰杖哭闕下

詳見

已已

燕王謁

孝陵還卽皇帝位壬申葬

建文皇帝○革除建文年號備洪武三十五

年未改元也實建文四年諸所變更悉復洪武舊于是編年亂而實錄亾貶帝備君而建文一朝若滅若遺矣或曰革除實自軍中非卽位後行之荒史氏曰此作者意也建

文尚在位非文皇可革除也且書法擬所繇起也

革除年號論曰方

文皇帝駐師金川門猶奉章

皇太后曰討賊輔成王不得已來朝耳有如

建文天子誠將吏且毋用兵拒戰出九卿中

官百數人城外雍雍然執旌御蓋以親

王禮奉逆曰聞殿下欲法周公輔成王

成王敬速以入而天子身自袞冕臨朝

設周公所負袞以待

文皇帝且柰何勢不得引嫌自退而必且假

手必且推刃以居天下之不韙幸哉不出此也遜去焉崩聞焉若虛位以須文皇之至而湯武威豈非天相其間以善文皇帝之始與爲文皇計宜召父兄百官而告以骨肉不幸之

意曰既不獲遂予輔成王初志予敢以高皇帝天下付非其人予不得不立則為建文上議謚議

廟饗議修實錄議封後綢繆委曲不勝哀悼之心而絕無快意一逞之迹足可有辭于天下萬世

建文不失尊號

文皇不失顯名豈不善始善終哉顧急急乎革除年號追廢天子此何為者是異姓仇讎相尅之所為而安在其為骨肉之不幸哉且何以解靖難也夫靖難執詞庶幾天下之公義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為也況

文皇帝正位之日亦既發喪治葬一如天子

禮矣豈其生擅天子之尊死蒙天子之葬而史獨貶而僞君年獨削而不用邪

以為建文不足存也

皇明之一葉亦不足存邪我

太祖高皇帝埽逐胡元再闢宇宙為古今盛王而令一傳剝蝕四祀無主實續而名絕之生榮而死辱之儼然正位華夷同仰既有年矣而一旦胥名實而剷滅之辟如白日正晝而欲掩為昏宵則誰能信且也

高皇帝演沒後之年是死而生之也

建文天子匿生前之號是生而死之也之死致生之生致死不兩倒哉迹疑于私而事入于倒此忠臣義士之所浩歎而深

惜非惜夫 建文之不存而惜夫 文皇帝當日之舉之誤也嘗觀 文皇帝發 謀舉事徃徃遲疑于天命人心去留之 際未之敢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上書則引

祖訓執辭則除罪人諭志則曰法周公其心 固曰吾一不當而萬世之惡歸之也及 至城門不攻而自啟 主君不拔而自 亾何憤不雪何怒足留而又必革除之 為快哉烏虜豈謂

文皇帝之聖也而德宇若是其不寬宏邪當 是時靖難諸臣必有挾淺薄之見肆殘 刺之說以從吏其間者宋太宗問趙普 後計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

而太宗意遂決諸臣其少普之徒哉即 如賊臣都御史陳瑛天下平定踰三時 矣猶請追戮建文臣賴

文皇帝置弗問況乃更擅之際乎又何所不 至哉竊謂革除之舉必非 文皇帝意 即有之必遺恨于在天之靈耳豈惟

文皇帝我

太祖神聖逆知 皇孫之不足與守成自其

新月詩規之矣嘗屬意

文皇帝而 遺詔卒立 太孫無動搖意

太祖固曰自我創有天下葉方開而遽亂之 其何以示萬世他日有庶奪嫡孽抗宗 者口實我矣亂一傳而萬世之傳足慮 高皇帝其忍乎哉夫一傳而亂且弗忍況舉

一傳而滅之乃獨忍邪竊謂高皇帝在天之靈亦必不安此久矣釋二帝在天之憾而慰萬世人心之公以正統紀以信史冊又可一日緩哉斯

聖子

神孫所宜亟圖也敢無望于

今日萬曆甲午冬日臣鷺謹識

同邑臣陳廣日書

建文書法儗

正編下

